

私家侦探大破黑手党

吉林人民出版社



I14
262
2

私家侦探大破黑手党

吉林人民出版社



B 474195

责任编辑 姚 政
封面设计 张 迅

私家侦探大破黑手党

苏 莉 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6.5印张 142,000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0册

ISBN 7-206-00151-3/I·34
定价：1.7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从日、美、英等国推理、侦探、纪实小说中精选而成。

这里告诉你超级警官如何被一个女人施展美人计送上绝路，但他临危不惧，凭着自己的大智大勇战胜了对手，这里记录了在许多起强奸、杀害少女的案件发生之后，警方不放过一点点蛛丝马迹，终于揭露了恶魔那令人发指的罪行，这里描绘出男女两名私家侦探各施绝计，叫自己的“情人”神魂颠倒，从而一举大破黑手党……

本书语言生动幽默，故事构思颇具匠心，开卷受益。

目 录

超级警官.....	
	[日]门田泰明 张大飞 鲁永茂译 (1)
巨谍落网记.....	[美]约翰·巴伦 毕铭译 (39)
替身间谍.....	[美]威廉·米尔 林智玲译 (74)
神秘的染发人.....	[英]乔·巴尔 华民译 (93)
奸杀少女的恶魔.....	[美]勒特兰 吴争鸣译 (111)
红水蛭疑案.....	
	[美]奥古斯特·德莱恩 肖钟译 (136)
私家侦探大破黑手党.....	
	[美]路易斯·洛斯 云樵译 (158)
联邦调查局谋杀案.....	
	[美]玛格丽特·杜鲁门 芦汀译 (177)

超级警官

〔日〕 门田泰明

张火飞 鲁永茂 译

夜幕即将降临，明治神宫外苑的游人明显地减少了，一位身材瘦长的老人握着手杖，依然在这里散步。老人年逾花甲，他那瘦削的面容和锐利的目光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阴沉的感觉，漂亮丰盈的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庄重合体的深灰色西服套装显示出他社会地位的不凡。他腰杆挺直，飘然洒脱，凛然自得的神态简直就象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手中。

老人名叫岩濑敬太郎，是自由国民党内最有资历的长老，也是统治整个政界和财界的实权人物。

他从职位上引退已经5年了，但仍然牢牢地把住了自由国民党的权力，人们曾把他称为“幕后总理”。他并不热衷于亲自坐在总理的宝座上，他在大藏大臣的地位上掌权长达9年零3个月之久，不仅支配着日本的财界，而且利用这个背景在政界扩大了权势，甚至当朝执政的总理也由他随意操纵。

他叼着烟卷，悠然地在黄昏薄暮中散步。手杖敲击着柏油路面，在初冬的寒气中发出“嗒嗒”的响声。

“明天要下雪啊。”

岩濑驻足仰望天空，然后转身朝背后。

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人，象一条黑影。这条黑影轻轻地摇晃着大步走了过来。这人的身材比岩濑还高，膀

大腰圆，身材匀称，象个强悍的男子汉。

“您是说，要下雪吗？”

“嗯。”

“会下雪的，气温骤然下降……”

在路灯的映照下看出，这个人很年轻。再仔细一看，他的右脸上从嘴角到耳根有一条10厘米长的伤疤。也许是因为这条伤疤，他那端正的面孔给人一种悲怆的感觉。

他叫岛津俊介，是警视厅的警官，受警视厅长官的直接指挥，受命担任岩濑的警卫。在警视厅高级官员的警卫班中，他是出类拔萃的尖子。

“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

“是吗？那好，我们走吧。不过，我还想再吟诵几句，对不起，先让我自己呆一会儿。”

“是。”

“你在我身旁时，我有两种感觉，一是觉得安全；另外，就是觉得不自在。特别是在我吟诵俳句兴致正浓的时候，你在身边就无法潜心入念啊。老人嘛，就是这么个怪脾气。”

岩濑露出平静的微笑，从岛津身边擦肩而过，顺着原路往回走。他那旁若无人、飘然超俗的姿态，好象是在显耀他那巨大的权势。在此之前，他曾遭遇过好多次危及生命的袭击。有的是极左集团干的，有的是政界商界组织的暴力团干的，但是，岩濑这个庞然大物居然都能安然脱险，反而更加证实他是个不可动摇的强有力的大人物。他有一种令人可怕的生命力，一种足以反击任何危机的生命力。

目前，他在这个深邃莫测的世界上掌握着无数个垄断企业组织，因此，人们把他看成是权力的象征。但是，没有一个人详细了解围绕在岩濑周围的权力结构，就是想了解，也



余劍鋒，全職律師，現任香港律師會副會長，曾任多個政府顧問，並自
一九八零年起，長期擔任多個政府委員會及諮詢委員會成員，現任
為「香港律師會」副會長，並擔任多個專業團體及社會服務機構的
職務。

是不可能的。岩濑的周围总有一层半透明的令人生畏的帷幕。它顽强地阻挡着任何人接近岩濑。如果有人想打破这层帷幕，或者试图越过它硬要接近岩濑，那么，这位老人就会立刻显示出“幕后总理”的威力。

岛津远远地跟在岩濑身后，眼睛警惕地环视着四周，右手一直放在腰间。他带着一支自己喜爱的西德制左轮手枪，这是一种适用于速射的最新式手枪。

刚走到外苑尽头，一辆黑色雪佛莱轿车无声地驶过来，停在老人身旁。他亲手打开车门，坐在车中等着岛津。车门一直开着，岛津对老人如此漫不经心，不禁咋了一下舌头，加快步伐赶了过去。

“想出什么好句子来了吗？”

岛津说着上了车，雪佛莱象滑行似地开动起来。

“不行啊。作俳句要全神贯注。”

“是不是因为我打乱了您的思绪？”

岛津露出雪白的牙齿，笑着说。

“不，不。我正在想，这就要和那个混蛋见面了，没有和谐静寂的心境怎么能作出俳句呢？”

“您好象很喜欢外苑这一带的景致吧？”

“是啊，这是我心灵的故乡。小时候，祖父经常带我到外苑来散步，当时的东京非常幽静，我家就住在外苑附近，那是一座四季鲜花迭放的好房子啊。”

“是吗？我还是第一次听您说。”

岛津自从担任岩濑的警卫以来，曾多次陪他到外苑来散步，这是第一次听他谈起喜欢外苑的缘故。岛津意外地感觉到，坐在自己身边的老人竟然也有凡夫俗子般的柔情。

雪佛莱以飞快的速度向六本木方向疾驰。

“我虽然主张不要对别人的事情太感兴趣，但还是想问问你脸上的伤疤怎么弄的。”

“这是8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搜查一科，执行任务时被犯人用日本刀砍在脸上了。那年我29岁，求功心切，觉得这正是立功的好机会，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把犯人打成了重伤。”

“年轻气盛啊。我听警视总监神原说过，你是个很有才干的人，想必本事不小吧？”

“这……”岛津含糊其辞地笑了笑。

“不管怎么说，你要给我当好警卫，我的敌人不少啊。”

“这我知道。不过，您自己也要多加小心才行，不然，会招惹麻烦的。过于大胆出了事就只好办了。”

“那好，我会注意的。”

就在岩濑点头的时候，雪佛莱停在浓荫遮掩下的春日饭馆门前，这家饭馆是东京数一数二的高级饭馆。

岛津刚要抢先下车，岩濑按住了他的肩头。

“你陪我同席，怎么样？”

“这样好吗？对方会不会……”

“没关系，就作为我的秘书露面，不过，你不能开口说话。”

“可谁都说过，您是最不喜欢秘书的。对方介意的话，会影响谈话。”

“好了，好了，跟我一块来。一边喝酒一边听听，长长见识。”

“好吧，那就……”

无论在什么场合，警卫人员不得参与要人的政务，他们的

职责是保卫要人的安全和保守机密，严格禁止参与其它活动。岩濑的这番话，不是让岛津去破坏警卫纪律吗？

“我可以告诉你对方的名字，他是日本产业银行的总裁松波四郎。是我叫他来的。”

岩濑说着，点燃一支外国雪茄烟，走下车来。

岛津一听说日本产业银行，马上就想象出岩濑今天晚上将以一种什么姿态出席这次会谈。

日本产业银行是一家历史较长的老牌银行，在东京都的银行中，资金额占第5位。现在，这家银行正在为与资金额居首位的帝国银行的合并问题左右为难。

在女招待的带领下，岩濑和岛津来到一间清静的茶室。进门一看，松波总裁已经先到了，缩成一团跪坐在房间的角落里。

松波的个头不高，看上去精神很充沛，鼻梁上架着银框眼镜，额头宽阔，头发油光发亮，这是一副典型的理财人的面孔。

“唔，你来了，过来，这边坐。”

岩濑隔着桌子，与松波总裁对面在铺席上盘腿而坐。松波用手帕擦了一下额头，低头从眼镜框上面瞟了岛津一眼。

“他是我的秘书，不必担心。”

岩濑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说着，瞪了松波总裁一眼。刚才作俳句时的那种温文尔雅的样子一下子变得无影无踪了。那对本来就带着几分凶气的小眼睛此时就象扑向猎物的豹子眼睛一样炯炯发光。从见到松波的一瞬间起，他的这种气势就完全把对方压倒了。岛津这是第一次在公共场合与岩濑同席，也是第一次见到岩濑的这种形象。

“非同小可啊，他竟是这样一个老人！”岛津心中惊讶

地叫道。

“松波君，你在当副总裁的时候，经常到我这儿来，当了总裁以后为什么就见不着面了？”

“实在对不起，工作太忙……”

“太忙？你是什么时候当的总裁？”

“5年前。”

“5年前？是我从大藏大臣的位置上引退的时候吧？是啊，不担任大臣职务了嘛……一个无用的老人，对吗？”

“先、先生，您怎么能这么说……”

松波总裁红着脸分辩说，这副慌乱的神态完全失去了上流财界人物的举止风度。

“好啦，老人嘛，爱开玩笑。听说，你急着想要见我？”

“是的。其实，今天晚上应该由我来招待您，可是……”

“不要说这些应酬话了，我不喜欢别人招待我，所以，该由我来请你。你有事就快说，我的事情比日本产业银行总裁还要多啊。”

“是，是。”

两个人会谈的胜负，从一开始起就见分晓了。松波那矮小的身材越发紧张地缩成一团，甚至连正视岩濑的勇气也没了。

岛津望着眼前的这两个人，不禁觉着奇怪。自己与政治和经济问题毫无关系，现在却坐在这两位大人物的跟前看着这场较量。

“先生，我有一个请求，不知您能不能答应……关于银行合并的问题，您能不能帮帮忙。也许您会认为我这是非

分的想法，但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按大藏省的计划去办，这是全体职员的愿望，请您帮忙把合并决议撤回去吧，请您多费心吧。”

松波总裁说完，往后挪了挪身体，猛然把手扶在铺席低头恳求着，泪水夺眶而出，双肩不住地抖动起来。这决不是做作，而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的哭泣。

“又是这件事，可这和我已经没关系了，再说，我也没有权力管这件事啦。”

岩濑不耐烦地用冷冰冰的口气说。

“先生，我很早就听说，大藏省关于合并银行的方针一直是您的主张，先生，我们只有求得您的帮助，才能避免与帝国银行合并啊。请您在我们危难之际拉我们一把吧！”

“是啊，我在担任大藏大臣时，一直倡导过银行合并的方针，但是，你把大藏省现在的政策和我联系在一起，未免太幼稚了吧？”

“先生，您在担任大藏大臣期间，亲手培养提拔了东京都银行和地方银行的6个总裁，由于我们日本产业银行是一个有老传统的银行，一直拒绝任用官僚出身的人担任总裁，在这一点上，违背了您的旨意。我知道，现在无论怎样道歉也无法弥补以前的过错，不过，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向您表示歉意……”

“算了，别说了！”

岩濑严厉地打断了松波总裁的话，他的眼光灼灼逼人。

“你究竟想说什么？你终归还是上流社会的财界人士嘛，没有必要再提起我的有关银行合并的主张和提拔6个总裁的事，这和现在的合并问题没有关系！你不至于糊涂到这

个地步吧？”

松波总裁听见岩濑骂自己糊涂，抬起那张表情僵硬的脸望着岩濑。

“我说的不对吗？日本产业银行是一家资金额占第5位的大银行，可是让我说，简直是一家破落户。你早就知道，它已经是归大藏省管理的银行了，如果对此有意见的话，明天就可以脱离大藏省的管理嘛。我并不愿意坐视这次合并问题不管。帝国银行正在挽救你们这个日趋败落的日本产业银行。你却带头煽动银行职员，鼓动宣传掀起反对运动，火上加油的不就是你吗？”

“我怎么能干这种事……”

“不要狡辩了，我对你们的情况了如指掌。你没能冷静地分析自己银行的现状，只凭感情用事。我每天见报纸上报道的那些反对合并的骚动，心里很不痛快啊。”

“对不起，从明天起，我立即限制银行干部与新闻记者接触。”

“太晚了。我现在与所有的银行问题没有任何关系，不能帮你的忙。没有事的话，你回去吧，回去后好好考虑考虑，想想怎样才能真正挽救日本产业银行。”

岩濑说完，嘴边露出一丝冷笑。

岛津若无其事地听着两个人的谈话，心中暗想，这才真正看见了“幕后总理”的真面目。这次谈话，使他对岩濑的力量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由于石油危机以后出现的长期萧条，出乎意料地削弱了各银行的实力，在这些银行当中，只有列为世界第10大银行的拥有10兆日元资金的帝国银行充分显示出超群的雄厚实力。而一直被誉为银行界“幸运儿”的日本产业银行却出现

了无法逆转的危机。

从去年秋天开始，日本产业银行成为大藏省管理的银行，一旦被指定为大藏省管理的银行，便要接受官方行政干预。对这种不体面的行政干预措施，日本产业银行的全体职员是坚决反对的。

由于银行实力衰退，需要由大藏省进行监督的银行已达50几家，其详细情况处于严格保密之中，如果公布于众，会在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先生不答应帮助我们，我不能回去。”

松波总裁双手扶着铺席，垂着头说。刚才那张涨红的脸已经变得苍白了。

“不行。你们利用宣传机器大肆攻击帝国银行和大藏省，做得太过分了！帝国银行多次讲明，可以继续留用日本产业银行的职员，并且保证晋升工资，可是你们却兴风作浪地说这是弥天大谎。到这时候，你来让我帮什么忙？”

“先生，我代表日本产业银行的全体职员诚心诚意地报答您的恩德，我们，我们……这2亿日元，请您……”

“混蛋！”

怒不可遏的岩濑猛地站起来，把点着火的雪茄朝松波扔了过去。

雪茄烟打在松波的肩膀上，散落几个火星，落在岛津跟前。

岛津沉着地把雪茄烟拾起来，放进烟灰缸中，慢慢地直起腰来。

“松波君，我将永远不忘你为我庭的这个2亿日元的价钱，我就值2亿日元吗？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总裁！”

岩濑粗暴地拉开隔扇门，走到走廊上。这就是“幕后总理”的愤怒，岛津看见了他那令人震颤的愤怒。老人在长长的回廊上转了几个弯，走到山茶花竞相开放的日本式庭园前，回过头来看看跟在后面的岛津，露出了和蔼的微笑。他走到一个能看见山茶花的房间门前，说：

“到这个房间来消消火吧，来，进来吧。”

老人话音刚落，拉门被人从里面拉开。屋里早已准备好了俩人的酒菜。开门是一位40多岁的女人，她穿着一身印有花鸟山水图案的和服，恭恭敬敬地把岩濑和岛津迎入屋内。这是个体态丰腴、举止高雅的女人。

“这位是岛津君。”

老人对女人说。当岛津和她的视线相碰时，她露出腼腆而妩媚的笑容。她没自报姓名，转到岩濑背后，帮他脱下西服，说了声，“请在此休息吧。”便走了出去。

“你是位清廉之士，刚接触到政财界的一点内幕就感到吃惊了吧？”

“啊，稍微有点……我平常所接触的都是些书面资料，不知道真正的内幕现场情况。”

“真实的舞台更加肮脏，今晚这件事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侧面而已。人生舞台的背后在表演着一场场面宏大，令人胆战心惊的戏剧哟。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国家机器怎么能运转起来呢？自认为是神圣职业的银行界，表面上看起来是那么冠冕堂皇，剥去外皮看看，不过是一张培育罪孽的温床，即使你不是一个警官，而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岩濑在岛津的杯子里斟上酒，便自斟自饮起来。屋外山茶花的芳香在屋内缭绕。